# 王家卫邀我去试镜

童自荣

三十年的配音生涯,我完全是从事幕后的工作,或者说是在棚里演戏。极难得的,也有人邀我出去拍戏,我一概婉拒。在幕前塑造角色跟幕后不一样,我没有把握,除非给的角色就是我这样的,可本色出演,这当然不可能。前几年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是个副导演,代表导演邀请我试镜,说是演电视连续剧《繁花》中主角的师傅一角。天哪,这类角色想必得精明,而我最缺的就是这个,下意识就是要推掉。但转念一想,电话里说,总导演、监制是王家卫,空着也空着,去玩一把,又有何不可?奔八十的人了,还有此奇遇,将来亦可在朋友圈里吹吹,博大家一乐也。于是,就应允了。

然而坦白说,王家卫的电影我一部也没看过。混迹文艺界近五十载,也无缘和王导哪怕远远见上一面。不过我对他是充满了敬意的。我知道,他极富艺术才华,极具个人特色。有时听圈内朋友绘声绘色地描述他是如何"整"一个个后来的大明星,如梁朝伟、刘嘉玲之类,试戏要试到他们哭、绝望,才能听到王导一声"OK",便更对他独特的追求艺术的做派增添了一份敬佩。而因他为人低调,神秘莫测,也便对他充满了好奇。我这把年纪,本应心静如水,可惜做不到,还想解开这个"谜"。

一周后,副导演来电,说王导要和我先见一面。会面是在松江一处影视基地,试镜的摄影棚就在办公楼不远处。天哪,这办公楼也太简陋了,简直就是毛坯房,不知这位大导演会有何感受。这样想着,就见一个人单独从隔壁进来了,正是王家卫。我吃了一惊,这穿着极普通、脚套一双旅游鞋的汉子,哪里像传闻中的大导演,分明是个生气勃勃的阳光大男孩嘛!只见他一边叫着童老师,一边热乎乎地向我伸出手来。我本拘束,此时那陌生感便荡然无存。我们坦率地开始了交谈,我不善言说,主要听他说。回忆起来,他的话题都围绕着编写剧本展开,说他是如何一天天从编写大量的剧本,开始展开了他的艺术生涯。他的心得对我有莫大启发,不过当时我还真不太走心,老在嘀咕:王导怎么也不跟我聊聊戏,分析、解读一下我这个角色,或交代一下如何试镜,也不涉及我的配音生涯。那天,我的小外孙也跟着去玩,王导倒诚恳地对着孩子插了一句:小朋友最好学点舞蹈,这对将来干什么都有用。

试镜马不停蹄就定在第二天。我和副导演对了几遍台词后,在粉墨登场之际,还不停在揣测:这回王导总应给我说说戏了吧。谁知又是大出意料,除了给我一坐、一站两个调度且说完台词之外,他依然不多说一句话。是否出于让我自由发挥的考虑?我想。我在录音棚里是习惯于有导演在一旁帮我把握分寸的,这回,可想而知,我是如同走过场一般,稀里糊涂就完了,角色都还没在我身上生根呢!连我自己也很不满意。但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我趁王导转身要布置另一堂景时,逮住他把心里话一股脑儿说开了:"王导,我很感谢你能邀我来《繁花》试镜,试镜不尽如人意,我自己也知道,主要的是,这个角色要有精明一面,这要我在表演上下功夫,而我不适应也没有把握完成,相信你会理解的……我也不愿意因我的失误而影响戏的进度,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……"王导静静地听我表述,带一点微笑,但并不发表意见或试图安慰或说服我。

现在一想起这档子事,或跟人聊起王家卫,我心里依然很感慨。他对老艺人体恤和尊重,善解人意。他本来可以也让我一遍又一遍来,最后总可以接近角色,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的关注点永远只在作品上。听说,《繁花》已经杀青,近期就要播出了,还做成了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,充满特定时期的浓浓上海味道,上海人应当格外有兴趣。想想这个小小插曲,不由就微笑了,闪电般开始,闪电般结束,说起来又是托"佐罗"的福,不是吗?可惜,这个戏不用配音,否则我希望配个什么角色,哪怕一遍又一遍打磨,我也会越录越带劲。

那年年末,王导托人赠我一份包装十分讲究的来年年历,封面上是主角胡歌坐着的侧面像,很浪漫,也浸透着王导独特的影像格调。更让我在乎的是王家卫导演亲笔表示谢意的题字和他的签名。我不舍得用掉,而是把它高高挂在墙上,就像张挂布置了一幅美丽的油画。

# 用铅笔批卷的老师

吴钟麟

他仅教我们数学课,但我们都尊重他为导师。

精准——第一印象:总是踏着铃声进教室。踏着铃声下课。他说:"质量不靠加班加点。"下面一句话更加暖心:"我无权侵占你们年轻人的休息。"

严谨——令人敬佩。板书是老师的功架,可有的随意为之,更有满天涂鸦,他却搞"计划经济",粗看随意,但最后满板版块分明,条理清晰,酷似镌刻石上的碑文。

更令我们叹服的,不像别的老师画圆用教具。只见他右手向上一举,脑袋向左一歪,随手一转,刹那间一个近乎标准的圆赫然登上黑板。

然而更有意外。我深为拜服,效法老师的做派。在平面几何作业时写得笔端笔正,为求清晰还用黑墨水,凡数字等都写正楷。没想到第二天老师竟当众摊开表扬,说了一番醍醐灌顶的话:

"这位同学作业没全做对,但为什么要拿出来呢?因为他很认真,当回事做。人们一定会问,大好青少年时光为什么要上学?学什么?一定会回答:学文化知识,这话没错,但还有更重要的带根本性的:通过老师的示范,自己的实践即作业养成认真踏实、一丝不苟的良好作风,将来无论做学问搞研究还是从事实际工作,这是立身之本成功发展之源。这位同学起步符合要求。大家看一下。"

我被说得满脸绯红,但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:一般老师都用红笔批阅,他却用铅笔,而且是淡细的1B铅笔,更让我惊讶,在我做错处老师给订正,依然用1B铅笔,不光依然书写工整,而且落笔轻微。全班惊叹:绝无仅有啊!

这个谜在老师有恙我去问候时解开了。

走进陋室,只见老师闭目躺在床上,额上覆盖着一条湿巾,见到我猛地弹坐了起来,匆忙下床,一只脚来不及套上拖鞋,光脚落在地上,滚烫的双手抓住我的手说:"我知道你会第一个来的——快泡龙井茶!"

师母端来清香的龙井:"先生经常拿你的作业本给我看——你坐呀!"我哪敢坐!才说了两句,老师竟弯下腰去,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木箱子,翻出一本线装书《测海××》(末尾两字已记不清了),是本早期学科书。"当年我们都怀着科学救国梦,"老师沉入回忆,"读了交大,恰逢战乱,为拓宽路子,再读专业,依然生不逢辰,转为教育救国,可是岁月匆匆,人生易老,幸逢新中国诞生,需要人才,我就兼教数学与化学两门,趁还教得动多出点力……"此刻师母递上热腾腾的宁波汤圆。"别在意,这是过年剩下的,钟麟弟,从你的作业中我看到了希望,不忍心用红笔来损害你作业的整洁与美观……"我差点流泪。

老师嘱我考理科。然而我最终却背叛了他:改学中文。犹豫良久,决定还是应该向恩师"请罪"。我连喊数声。老师就是闷头批作业不吭声,在我将要离去时才抬头看了我一眼,啊!这令人心碎的眼神:埋怨、责怪、不舍、无奈、宽恕……我忍不住说:"我不会放弃平面几何的。"老师叹口气说:"不必了,这实际是句空话。人各有志,不能强求。数学对学文科也有用的。安心去读吧,老师不会有事的。"

老师的教诲很快得到印证。考《政治经济学》得了满分,口试后老师说"你中学时平面几何学得不错吧。""为什么?""因为你答题条理清晰,推理逻辑性强。"此刻我特别感念恩师龚鸿鹄。

恩师已去天国多年,愿永久祥和,在下叩首。

红旗飘飘

陈祖金 摄

# 生活的风景

袁荣良

立秋过了好久,上海的气温还在三十一二摄氏度之间,理直气壮,一点没有入秋的样子。不过,气温总归不是那么张扬了,晚上终于不需要开空调睡觉了。欣慰,至少九月的电费单只有两百多,不像七八月,都是四五百。心里想,秋天的风景总归是在路上了!

今年,举棋不定的物业没有安排给窗外的绿化修枝剪叶除草打农药,半夜,能够听到几匹幸存的秋虫此起彼伏的吟唱了,单调而清脆,委婉却坚定。正应了"以虫鸣秋"的老话。横竖睡不着,且把这声音当小夜曲来听,正好省了音乐会几百块一张的入场券。顺便,想想人生的秋天该如何度过,还带配乐声的。

还在毛豆刚上市时我就说过,闭着眼睛剥都不怕有虫。现在不对了,同样的毛豆剥着剥着就有小青虫一拱一拱地爬了出来。连小青虫都长大成人了,毕竟秋天了!剥出一碗碧绿生青的毛豆,加了无锡茭白丝,加了碎碎的雪里蕻咸菜炒了,无论佐啤酒、过泡饭,都鲜美无比不说,在我眼里,这一盘黑里间白、白里透绿的不是菜肴,简直就是一道生活的象征、初秋的风景。

就如此,老了,腿脚不便,动如参商,寻常日子,重重复复,细细碎碎,平平淡淡,不称心事常八九,可与人言无二三,也只有从这细枝末节里抠抠搜搜寻找风景来欣赏了。

偶然,不劳操心,不用跋涉,非常规的风景也有。

这几天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开赛了。停了三年,重新开赛,奥沙利文、丁俊晖都来参加,据说门票秒杀,开售即罄。家里离体育馆很近,去转一圈,很快被体育馆散发出来的欢乐气场所感染,好像出门到期待的风景区去旅游了一样。

这天,看直播,白雨露对英格兰的米尔金斯。江湖老手"送奶工"米尔金斯赢,白雨露毕竟是刚出道的业余选手。可是,白雨露,多么清新水灵的一个西安小姑娘,只要一上手,镜头一对准,顿时就像看到了西安的大唐芙蓉园、延安的雨岔大峡谷,风景嫽扎咧(陕西方言"好极了")!

江绕屋,水随船,买得风光不著钱。生活的风景得自寻,风景便在日子的细枝末节里。

# 谈谈『破译』

徐梦嘉 文/图

小文谈谈"破译"两字。首先需要谈清缘起与对"破译"一词的鄙见。

2016年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公告:"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,单字奖励10万元。"我认为此公告是没有真值的伪命题,"破译"一词纯属外行提法。甲骨文至今出土超16万片,约4500多字。一代代学人揆初研究,大体识定1500多字,但其中不少字的形义理仍众说纷纭,并没完全破译;还有不少字在不断重新"破译"解读,尚待时间检验;由于甲骨文曾湮灭几千年,还有三分之二甲文(大多符号状)的破译(有的可能无对应今文字,有的则永远无解)更是显学中的显学。

仅一年多后文字馆煞有介事官宣"成功破译":有蒋姓研究者将一款甲文(我注:正确的此款与蒋不严谨的变形"甲骨文"有差别)破译为"蠢"。我识定,此款甲文与"蠢"字没有关系,蒋的"破译"是偏译误识,顶多只能算一家之言的"蒋译"、试译。何时能破译该甲文(已有几位学者提出另译),尚待鸿生巨儒们共力讐刊,最终留待后人裁定。由于篇幅限制,我不在拙栏对该款甲文(早年研究过)作出"徐译",现就破译两字谈谈徐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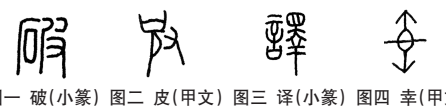
破(小篆,图一),石皮组合。石,甲文"厂"是悬崖形,口是岩块形。古人造字常需添加陪衬,石即山崖(陪衬)下的石块。否则不明就里的几何图形,无法确定是石块。皮的甲文(图二),为手拿铲刀在剥牛羊等动物皮的形象。

《说文解字》:"破,石碎也。从石皮声。"破,石头碎裂。字形采用石作偏旁,皮是声旁。历来学界都比照说文的解析认为破是形声字。如当代的《汉字源流字典》(谷衍奎编):"破,篆文从石,皮声。"我识定秦(含秦)以前几乎全部形声字的字,其声都是表形义的。研究破,抓到"分离"一点,如此破之"皮"就同样不唯表声亦表形义:皮是将兽皮从肉体上揭下分离出来,皮加石的破是石之碎裂,即石头的分离。

梦笔寻踪

译(譯,小篆,图三),历来仅属形声字。《说文解字》:"译,传译四夷之言者。从言,睪声。"白话文解:译,为中原人解释转述四方少数民族的语言。字形以言作偏旁,睪作声旁。当代《汉字源流字典》同样:"译,形声字。篆文从言,睪声。"我的解析:言,甲文是人嘴伸出舌头形。睪是罒幸组合,同形异源的正体罒出自甲文网、目两款。与罗网有关的罒:罩置罪詈罡篾罗罚羁买罢(羅罰羈買罷)等等;与人眼有关的罒:曼睘蔑罘德蜀众(眾)等。甲文无睪字,金文小篆的睪中罒不分网、目,能根据睪属字进行区分:1.拙文曾谈过釋(2012.8.16),我识定,釋中睪由罒、幸组成。此罒为网,甲文幸(图四)为铐住的手脚(横)从铐内抽出形,采与睪配表示从足迹(采)可辨猎物已挣脱罗网套子。2.译(譯),此睪之罒为目,我识定从釋字可看出,"譯"的睪同样不唯声,睪的眼睛(罒)在司视枷锁镣铐(幸)在身的罪犯是否想逃脱(现实状态)。然后将罪犯具象肢体语言转换成抽象文字语言报告给管事者。言睪译(譯),翻译即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。

我拔丁抽楔地谈着"破译"两字;我拳拳在念着任重道远、聿观厥成的甲骨文破译工作。



图一 破(小篆) 图二 皮(甲文) 图三 译(小篆) 图四 幸(甲文)

七夕会

# 无可言喻南瓜花

朱莎莎

我必须要写一写南瓜花了,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想要写这样一种花。这种花并没有多出众,在姹紫嫣红的大园子里,绣球、蜀葵、向日葵、百日草多么漂亮,多么鲜艳,它们才是耀眼的。然而,我独独对它情有独钟。这主要缘于它的味道。

这种味道如果你没亲身品尝过,你是无法感知它的美妙的。就像我之前虽然种南瓜,我的关注点却只在它的果实,我日夜期盼,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出南瓜呢?对于那些开出的黄花,我从它们身边走过,眼角的余光瞥见开了花,却也仅仅是走过而已。

偶然的一天,我读到郑逸梅先生的《花果小品》。他介绍说,南瓜花和以面粉蔗糖,入沸油中煎至微焦后,舀起,"尝之腴隽甘芳,无可言喻"。这种"无可言喻"勾起我无限的好奇心,当下去花园里摘南瓜花数朵,掐掉花蕊,洗净。碗中打入两个鸡蛋,搅拌均匀。将南瓜花浸一层鸡蛋液,放入从老家带来的玉米面粉中裹一圈。锅中热油,放入南瓜花炸至微焦后,撒入孜然粉或椒盐粉,盛出装盘。趁热一口咬下去,外焦里嫩,鸡蛋和花的香气席卷整个口腔,先是外层的焦,本是厚重的,却碰撞到里面软嫩的南瓜花,一股清香中和了之前的厚重,转而是轻柔的芳香,连整颗心都被柔化了,真真地"无可言喻"。

周末回市区,带一把红苋菜,一把红薯苗,几根黄瓜,几个西红柿和几朵南瓜花。晚餐炒苋菜红薯苗,凉拌黄瓜和西红柿,再香炸南瓜花。所有菜肴都吃完,"南瓜花好吃极了",爱人第一次吃南瓜花,它的美味着实让人迷恋。

也做过南瓜花肉末汤。肉末下锅,西红柿切块翻炒,加水煮开,再下入南瓜花,煮至翻滚。肉末的鲜美、西红柿的酸甜佐以南瓜花的清香,令汤汁变得浓稠甘甜。

渐渐地,寻得南瓜花的各种做法,清炒也香,与鸡蛋做成饼亦香。根植于泥土的南瓜花,在人们勤劳的双手之下,奉送出绝美至味。

美食

这怎能不让我多看它几眼?

炎夏的清晨,南瓜花早早地苏醒。南瓜藤蔓弯弯曲曲地铺满地面,阔大的绿叶是夏日的清凉。小小的南瓜花咧开嘴巴,笑得多么灿烂。橙黄如金的样貌吸引了蜜蜂前来,我终于乐意蹲下身来端详它,为它拍照。它的样子像是家中孩子吹的铜号,虽无娇艳逼人之态,却自有一种敦厚质朴的妩媚。

南瓜花下的茎,也自有其风味。撕掉茎上的表皮,折成三厘米长左右的段,与蒜瓣、辣椒爆炒。藤茎脆嫩,有股如青草般的香气。湿热天气,食欲不振,这佐辣炒南瓜茎小菜却十分下饭,配以一大碗米饭细细品尝,是入味的香。

年少时读《浮生六记》,沈复记其妻闲情雅趣,其中讲,"夏月荷花初开时,晚含而晓放,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",读时印象极为深刻,似荷香已穿透纸张在鼻尖萦绕,久久不散。与之相比,南瓜花乡土气息较为浓厚。然而,若论花香,都为不可多得的香馥异常。如此,便无贵贱之分。